

# 魔术林寻角鸮

张海华 文/摄

## 曾经几番错过

“魔术林”也是“鸟人”之言，字面意思，当然就是会变魔术的树林，只不过变出来的不是其他，而是各种各样平时难得一见的珍稀鸟类。上海南汇的海滨，位于杭州湾出海口，处于东亚——澳大利亚的鸟类迁徙大通道上，因此每到春秋鸟类迁徙时节，此地就会出现大量鸟儿，包括水鸟与林鸟。那里的海堤边，有几片不连续的防护林，被鸟友们称为魔术林，并从西到东将它们分别命名为一号林、二号林、三号林和四号林。这些防护林的树种都是刺槐，里面遮天蔽日，多昆虫，很适合鸟儿隐蔽与觅食；而林子与林子之间则种着几排杉树，这些杉树都还是小树，又稀疏，因此环境比较开阔。每年秋季，都会有不少南迁的猫头鹰会在这片魔术林中短暂停留。

我拍到过多种猫头鹰，如雕鸮、斑头鸮、领角鸮、短耳鸮等，但奇怪的是，多年来却一直无缘见到红角鸮，因此心中一直念念不忘。得说明一下，这里说的红角鸮，使用的是最新版的中国鸟类分类名录所确定的该鸟种的名字——几年前，大家都按照《中国鸟类野外手册》上的鸟名，称之为东方角鸮。这种鸟体形娇小，其全长充其量只有麻雀的1.5倍；而它那斑驳的羽色，像极了皱皱的树皮。

记得在2009年的初夏，我曾到河南信阳市的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拍鸟。某天，在山路上，一位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曾指着树林中的一棵大树告诉我，这棵树的树杈上经常有东方角鸮停栖。于是，我每次经过时都会仔细看，却始终没能找到它。而那位工作人员说，他几乎每天都能看到。我想，这小家伙白天在树上一动不动睡觉，我肯定是把它当成一个树瘤了。

在长江以南，红角鸮是四季常在的留鸟，不过，在长江以北繁殖的种群，会在秋季南迁至长江以南越冬。2017年10月4日，宁波鸟友黄泥弄在南汇魔术林拍到了好多红角鸮，我印象最深的一张照片是，居然在同一棵杉树上有四五只红角鸮高低错落停在树杈上。心痒难搔的我，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到了那里，奈何老天不遂人愿，我在魔术林中钻来钻去，从清晨找到日落，却连一只“小猫”也没有找到。我知道，这些红角鸮都已连夜启程往南迁徙了，早飞过了茫茫杭州湾。因此，除了自叹运气不佳，别无他法。

2018年的国庆假期，我又去南汇魔术林拍鸟。一开始也没有找到红角鸮，后来碰到了黄泥弄，就和他结伴一起找鸟，希望借他的光，这回能拍到红角鸮，一了夙愿。那天也真是神了，没多久，黄泥弄就说，他看到有一只“猫”飞到刺槐的树冠里了。可我还是啥也没有看到。在黄泥弄的反复指点下，我才透过层层枝叶，隐约看到一只猫头鹰的背影。于是，我俩蹑手蹑脚下到海堤的内侧，绕到了这棵刺槐的另一面。在抬头的一瞬间，我就与这只红角鸮的精光四射的又圆又大的眼睛四目相对，几乎愣在当地。是的，橙黄的虹膜、乌黑的瞳孔……这只鸮居高临下瞪着我们，双眼是如此明亮，具有一股摄人心魄的力量。我激动地按下了快门，然而，仅仅两三秒钟后，它就飞走了，再也不见踪影。



## 好运终于降临

那次，我虽然有幸第一次拍到红角鸮，可惜属于惊鸿一瞥，照片没有拍好。转眼一年又过去，2019年的国庆长假，我又“磨刀霍霍”准备去南汇魔术林找猫头鹰。看了天气预报，长假前几天没有冷空气影响，气温平稳，而10月5日那天有弱冷空气南下影响华东。于是，我决定10月6日去魔术林，看看冷空气是否也把鸟儿们“捎带”过来了。

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对的。6日上午8点多，我刚开车到一号林旁的海堤上，就见到好几个鸟友围住一名拿着“大炮”（超长焦镜头）的老者，似乎在热烈地议论着什么。我暗想，瞧这兴奋的样子，肯定是拍到什么好鸟了。下车，凑过去一看，啊呀，老者的相机显示屏上分明显示：一只红角鸮站在杉树的横枝上，身边没有枝叶遮挡，它的双目是那么炯炯有神，仿佛透过屏幕也在逼视着我们。大伙儿都打趣这位老者：“你把猫头鹰都拍得这么好了，该满足了，好回家去啦！”

我很开心，预感到今天有戏！于是，赶紧拿好器材，直奔一号林。这是一片极小的林子，长不足百米，宽二十米左右。刚进入林中，就见到柳莺、寿带、北灰鸮等鸟儿乱飞，但我无心多拍，专心找“猫”。忽然，前方树底下传来“窸窣窸窣”的声音，我止步寻觅，忽见一只全身深灰、而眉毛为白色的鸮刚好走进一小块林中空地。“白眉地鸮的雌鸟！”我心里暗喜，赶紧按下了快门。这种鸟不常见，此前我没有拍到过呢。

转眼间已穿过一号林，重新回到海堤上。忽然，我看到有只鸟飞入一株刺槐的树冠中，从它的飞行姿势看，怀疑是一只猫头鹰。赶紧举起望远镜，透过繁茂的枝叶，看到一只灰色的鸟正紧贴着树杈之间。它往前伸了一下头部，这下我看到了它的眼睛，橙黄的，圆圆的，果然是一只“猫”。锁定它之后，我悄悄移动了一下

自己的位置，让枝叶的遮挡少一些。这下看清楚，果然是一只深灰色的红角鸮！这里补充说明一下，就羽色而言，红角鸮分两种色型，一种是棕色，另一种是灰色。它应该也看到了我，但仗着自身隐藏得比较好，因此并不紧张——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它头上的一对耳羽簇并没有像角鸮一样耸立着，而是贴伏在头顶，这说明它心情比较平静；相反，如果角鸮类的鸟处在比较激动、警觉的状态，其头顶的“角”就会耸立起来。

说来有趣，自从我第一次靠自己找到红角鸮之后，接下来似乎一切就变得容易多了。我发现，在刺槐林中找比较困难，还是在相对稀疏的杉树林中找鸮的成功率更高些。于是，我避开别的鸟友，独自漫步杉树之间，尽量走得慢，走得轻，仔细观察附近的每一棵树。饶是这样，我还是错过了好几只红角鸮——每次，我走到离某棵杉树只有两三米的时候，一只鸮便悄无声息地从枝叶间飞出。后来，我走得更慢了。有一次，我看到绿色的杉树叶下面露出一截棕红色的类似眼角一样的东西。直觉告诉我，那不是树皮，而很可能是一只鸮的翅膀的一部分。我蹲了下来，慢慢地挪转身子，再抬头，便赫然看到一只红角鸮笔直地站在横枝上，它的羽毛上的纵纹简直跟树皮完全一样！它头顶双“角”直竖，目光犀利地盯着我。我大气也不敢喘，依旧蹲着，慢慢举起了镜头。它也不慌张，只是看着我的一举一动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它才飞走，算是很给我面子了。

那天，我找到了十几只红角鸮！这让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。

次日，我又去了南汇魔术林，遇到了很多专门过来找猫头鹰的鸟友，因为他们都听说昨天的红角鸮有很多。然而，所有人都失望了，因为，一夜之间，几乎所有的红角鸮都已飞走了。

三江月 / 博物

张海波 摄  
2020年3月7日 星期三

投稿邮箱: liz@cmb.com.cn